





道園學古錄卷之二十九

歸田彙十

雅虞集伯

說

海樵說



幹君克莊謂余曰人樵於山我樵於海山有木樵則取之海  
 無木而我樵之者俟於海濱有浮槎斷梗至乎吾前者取之  
 不至乎吾前者吾漠然與之相忘也故自命曰海樵子素知  
 我願申其說以示乎人焉予乃為之言曰自生民以熟食為  
 養而樵之功為大皆不可一日而缺者也易之象木巽火為  
 鼎鼎者烹飪之器風自火出為家人風亦木也有木以傳火  
 而爨炊焉則可聚人以為家蓋言柴木不可以熟食非樵不  
 可以得木云耳目木出地而高升因山而漸進其生不可禦也  
 故不勝用焉其浮于澤者則為舟舟則成器而不可毀者也



木在山下曰蠶蠶壞也取其材不可以他用薪之可也下於澤則過而見滅也海澤之大者也子欲於此而來一日不可無之物於不可必得之地不幾於迂乎雖然請試言之黍稷稻粱生乎田疇而農夫或不得於一食犀象珠玉不生於中國而府藏充斥焉然則有者未必皆得無者未必不可得也是故君子以爲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無妄意於期必而任運於自然則樵於海庸何傷乎是故已之所當得者已不可以去之人不可以奪之其不可以得者竭其思慮盡其智力終不足以得之其有盡心力而得之者亦得其所當得者而已君子知之是以其心休休如也然而衆人得其所得足以給已而已君子而得其得天下後世莫不賴焉天地生一時之材以足一時之用生一時之人以成天地之功時未至而強於有爲則扞格勉強而無以成其能時至而不能有所爲則

負天地之托賦生民之望則亦何取於有得哉易曰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其傳曰君子藏器於身以待時也子立乎浩蕩之虛茫洋之表不可必得者忽然而得之指窮於爲薪而已乎大烹以養賢推之使天下皆得其養孰非樵之事乎是爲海樵說

孟宗魯字說

昔周公封於魯周禮盡在焉同姓之國宗之見諸傳者滕文公謂宗國魯先君是也仲尼生於魯其周游於天下而反魯刪詩定書係周易作春秋天下學者宗之於是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傳盡在於是然則豈唯當時同姓之國宗之天下蓋莫不宗之豈唯天下學者宗之亘萬世之人莫不宗之噫天下萬世宗之而莫能繼其宗韓子曰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子其言出於卓見而萬世不易者也蓋仲



尼之學唯顏氏魯氏得之顏氏先仲尼歿魯氏再傳而得孟子  
子擬諸天子諸侯之族則百世不遷之宗在是矣是故天下  
萬世皆宗魯而承周公仲尼之宗者惟孟子足以當之前進  
士燮理溥化爲余言鄒人孟君道源魯公族孟孫之後孟子  
之裔孫也其字曰宗魯年四十餘魁梧奇偉氣稟忠梗不肯  
自安於流俗觀其置名立字之意所負蓋不苟也爲求宗魯  
之說焉故予得以陳其說如此然而所說者孟氏所以得周  
公仲尼之宗天下後世所以仰瞻乎魯而共宗者未及謂道  
源言也今請申言之孟氏之學在於辨義利求放心集義養  
氣伊洛之承其宗者其言具在方冊歸求而致其力焉則真  
爲能宗魯者矣

### 平心說

吳澄叔旰之丹士也求書平心二字旣從而書之而又求爲  
之說以余所聞心之本体虛靈不昧無平無不平者其有待  
於平者血氣之知覺也然人能湛其氣之本使其發不得有  
所放軼縱肆以安行其當然則平心亦可言也亦治身之要  
也陳太丘所謂平心率物亦謂平其氣耳醫家亦謂心不受  
病故無真心心病其病者心包絡耳真心病則死矣此言良足  
以相發明也澄叔有丹術請申問焉所謂方真徑寸混而相  
拘先天地生巍巍尊高者何所擬象乎所謂原本隱明內照  
形軀者何事乎所謂上下兩弦卯酉沐浴泔平之謂乎

### 新喻蕭淮仲又字說

蕭淮取淮沂其又之又字仲又其從又適之求予爲之說無  
以爲說也然予北游嘗過江淮之間廣斥何啻千里海濱魚  
鹽之利足備國用汗澤之漸衍隰之接採拾漁弋足以爲食  
歲有漲淤之積無待於糞蓋沃土也而民力地利殊未盡漢



以來屯田之舊雖稍貴以贍軍事其在民間者凶莽甚矣麥  
苗之地一鋤而種之明年晴雨如期則狼戾可以及衆不捍  
水勢則東幸待斃散去而已其散在於無溝洫以時蓄泄無  
隄防以衛衝冒畊之不深耨之不易是以北不如齊魯夏秋  
之饒南不及吳楚稅稍之富非地之罪也予於是有感於取  
父之說焉予欲淮之觀乎淮之爲地而致其治之之功也蕭  
氏正肅公世家七八世二百餘年族姓相望文物不墜淮也  
之所因藉如其爲地之廣厚矣居養之資如其產物之博矣  
詩書文藝之學其溝洫也父兄師友之教其隄防也至深畊  
易耨發斂以時則在子矣嘉穀之有秋皆自父始是爲仲父  
說

劉瓊彥溫字說

太和劉彥溫名瓊溫王之德也故以爲字而求予申其義焉

昔年在京師聞極西之國有獻其玉于朝者使玉工視  
之還報曰此真玉也緼之以續火弗能焦浸之寒泉冬不能  
冰則其真也不然則石之似而已矣君子曰工之言奇而未  
知尚德之說也石之似玉者不曰白乎光芒之璀璨圭角之  
廉厲非所謂白也不曰堅乎頑確而不化琢磨無所施非所  
謂堅也詩曰溫其如玉溫也者豈非玉德之盛者乎是故以  
之而礼神則爲圭爲辟爲琮爲琥爲璋爲璜爲琥爲璜爲鼎彝  
君子服之爲弁爲旒爲環爲珞其用莫貴焉其輕浮而虛躁  
則不足以爲用經殺而閤抑則不足以爲聲是以溫之爲貴  
也善學者取則焉動不敢有躁妄也言不敢有匆匆也氣不  
敢有忿暴也聲不敢有穢激也退而自治其心如臨師保必有  
懲窒惟恐其放佚顛倒至於不火而熱不冰而寒則安乎其  
危矣是以溫之言其真玉也哉

忽



鄧漢傑改漢淳字說

臨川吳先生曰鄧顯宗吏郡縣百十月遇事別可否重然諾敏戢而守法慎行而敬身卓然完美未嘗望一事之責自國朝設科取上已入官者或不自廉慎趨學世態名敗身辱萬一幸不敗君子之耻多矣是皆有愧於顯宗者也先生既歿予嘗識其書後以勉之大人君子之相許如是子之來日方長仕途方開非十倍千倍加勉焉不可也然顯宗二字同漢明帝廟號自此至今有襲用之者殆不可以爲名也且其字曰漢傑於君子歉然不自足之意不亦缺乎宜更曰宗顯光故曰篤實而光輝也先正司馬文正公其名從火從人而字曰實朱文公其名從喜從火而字曰晦先哲之所爲如此其可不則而効之乎顏何人哉晞之則是勿謂擬非其論後

學者必効先覺之所爲固其務矣然則子欲子之宗必顯乎鄧宗之顯莫顯於漢大司馬高密侯子之遠祖宗家大人也史臣論其所以致勲名若是其盛者本於內行淳備淳有厚而不襍之義焉備有周而無缺之義焉而該之以內行者蓋當反而內求無所事乎外者臨川先生許之也重則教之也深必於宗家之學致力於內行澆風薄俗將爲之移天之報之者豈特爵祿之顯而已哉以淳得顯其理灼然無疑矣宗顯舊名在仕牒選補之日以是言諸官府而更之者以淳之字爲可朋友自此初而勗之可也

趙孟昌以順字說

浚儀趙孟昌以順其父命其名與字久矣他日請爲之說焉順德者昌其有取於二老董公之言乎吾聞順其德也昌其効也德進則效斯進矣乃爲說順之義云順也者子道也傳



曰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而順之爲道非直阿徇曲從之謂也順乎理而無違斯可以爲順已故又曰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實也無妄也人之所以事天者此也子之所以事親者此也是故不順乎理者皆妄也所謂理者何也仁義禮智之所以爲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所以爲倫者也不聞良師友之言則無以開其端而啓其識不得於聖經賢傳之旨則無以致其力而造其成是故明乎理而無敢違之無敢違之者所以爲順也無違則無妄矣無違無妄則德之所致安有不昌大者乎記禮者曰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先儒謂有諍者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此又所以行乎順之節也其要在於順乎理則無所不順矣以者能左右之謂也夫如是故可謂之以順于今清門可不務乎

趙孟誠以信字說

浚儀趙孟誠以信其父亦名而字之矣他日亦求其字之說焉誠難言也而信亦未易言也周子曰誠五常之本而信則五常之一焉夫誠者惟天惟聖人能盡之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天與聖人之所以爲誠者如此然而一言有一言之誠一事有一事之誠學者可以致力焉子思孟子之相傳曰誠之曰思誠曰人之所以希乎天也古之爲學者學此而已而出之不講者多矣而姻親之間有以此命其子者予安得不爲畧言之乎夫信也者先儒以以實釋之傳所謂主忠信所謂言忠信皆求誠之之方也孟子所謂有諸己之謂信而漆雕開之答孔子曰吾斯之未能信此皆學者用力於此而反求諸己而有以知其至不至者也是故誠難言也而知以信者其亦善學者乎昔先正君子有教其門人以誠者學者請曰誠自何入曰自不妄語入



此雖未爲論誠之究極而不妄語則以信之一端也以信之道自不妄語推之察之於方動之機謹之以行事之際而一皆求其所謂不妄者焉則庶幾矣

易言用昭說

易言字用昭蓋取周易言德之辭所謂自昭明德者也其父景原直秉予爲之說予嘗聞之心之本體虛靈不昧未有不明者也然而人品不齊則其爲明者不無大小通塞之異矣明睿所照者聖賢之所謂通而大者也考索而知者衆人之所以塞而小也故善爲德業者求爲通者大者而不願爲塞者小者庶乎其本然之明無有不盡者矣是故能盡其明者然後能用其明不能盡其明者則不能用其明矣其善用者出於大公至正則謂之明所以用之者如天地之大日月之照矣不善用者用之於私息小智則其所用者察察耳非明也

譬諸舉管以窺天鑿牖以爲室至其爲用也亦決矣况乎察之愈失而明愈背者乎是故欲知夫此者學而辨之可也試嘗即其知覺之動而求之曰夫性命之正者擴而充之則聖賢之明可得而用矣其出於形氣之私者則克而治之然後無所事乎考索而所謂私意小智者亦不復行乎其間矣且晉之爲象日之出乎地上而用乎明之時也亦知夫有不用其明之時乎不用其明者日在地中之時也非無明也不用其明也必有靜也而後有以啓其動必有晦也而後可以生其明晉也果欲用其昭乎勿表暴勿浮躁勿淺露沈潛乎不睹不聞之地謹畏乎閭室屋宇之中有以存養之又篤實之至自此而用其明明何可禦哉雖然難矣未易言也未易能也予姑誦所聞有志於昭昭者試以此求之

易至善字說



至善者極粹精純美以爲言者也維天之命人受以生有不  
可以名物而擬諸形容則然也而稱之謂之至善其言止於至  
善者如曰人而能盡天之浩則極其至而無所他之者也斯  
善也非與惡對待而分別其是非大小消長進退而有福祥  
殃禍之徵也學聖賢者其自治也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  
民者其治之也亦必至乎此而盡其極以學聖賢者而視凡  
民則不一矣然而皆欲其止於至善者其原諸天者一本得  
諸已者均有是以必可同至乎極而無疑也易曰原初子元  
名明德而字之曰至善後改名升而字弗改景原求至善之  
說焉或曰以至善字其父子不以聚乎噫學聖賢者其博以此  
而望諸凡民爲人父者豈可不不以此而望諸其子乎雖然無  
孔子之教則已之德不知所以明無堯舜之治則民之德不  
可得而新求所以明之新之者且不可得何以期於至善乎

書

荅方仲約論春秋書

新春得歲晚所惠書審復候清勝深用欣懌余兄每歸必誦  
閣下所以爲教者精神振躍自謂得之麟經之學遂爾西行  
甚感其喜但喻及學春秋之說似專主進取而不及窮經爲  
己之意區區未之敢知也春秋聖人筆筆所謂性命之書彼  
泥胡傳以爲能舍四傳以爲高者此其人且不知學烏取以  
語春秋耶 朝廷設科取士正求實學今徒以施平日之談  
論固已非所謂經學及用之場屋又別爲一說不亦未之又



未者乎科舉定制雖嘗舉四傳之自然有真學者即所出題據四傳之言辨其是非與聖人之意合與不合以己所得而折中之以見其所學豈非明有司願得復於上者哉大抵區區之意切先要知聖人旨意得其說者可以措諸行事而無疑應舉之時直以所學言之有司識不識科舉得不得則付之義命庶不愧春秋之萬一也託斯文之契甚深又辱下問不覺拙直唯故入念之更有以見教焉

答張率性書

集今年二月始得去秋陳貳憲令嗣轉致許大受之先生門人所撰行狀及其孤所致幣徯以集嘗執筆國史擬諸史遷使有所序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為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有非文史卜祝者之所能知也僕與許先生年相若而僕早忝薄祿不能如許先生山林之日長曾無一日之雅徒想家

其風致其起敬至其門人頗見一二問其授受之要多所未解及求所著之書但畏見其詩集傳名物抄而愚陋又不足以盡知其為學之所至也是以逡巡久之欲答諸賢之書而不知其字無以達鄙見敢與率性言之昔子程子沒叔子為行狀張子沒呂與叔為行狀表伯子之墓者文潞公表張子之墓者呂門下也是皆大臣一言以定國是非常人之詞而呂公之言曰不敢議知知則不敢議也知有所未盡安得不讓乎朱子作延平先生行狀而延平墓銘未聞黃直卿李方子作朱子行狀解縉子之墓銘未見豈非門人之言足以盡其師之道可傳信於後世而無待於他人之言乎今益之之事既見於諸門人之所序述何取於不知之瞽史也以此觀之諸名公知先生而舉之者甚眾安知無文呂其人之可求而僕非其人也禮幣一敢因率性復之而行狀所述多所未



諭數月之間嘗與友生門人細讀而詳問終莫得其統緒之  
會歸以觀其成德之始終輒亦別錄而疏其下未敢即達或  
諸賢不吝賜教當纒陳以請則雖不作銘亦可辨爲學之體  
要矣舊歲作臨川先生行狀一通輒此寄上狀中言有四書  
叢說固略無所聞而所足成金先生之書亦未嘗見又聞柳  
道傳太常已爲許先生作得文字刻本已傳如集若病山林  
亦莫克見因率性得一見之甚妙師道立則善人多許先生  
何可得哉嚮風不勝感慨相望千里彼此得以考德問業幸  
甚

六曰劉桂隱書

伏承遠賜手書陳古今文學之原委千百年如指諸掌此足  
以見閣下不以鄉里古今而爲界限博觀乎天地宇宙之間  
知其有不可泯者可謂知言者之爲言也然引喻過當非集

所敢當惟有皇恐閣下以英偉之氣不肯小出以徇世好卓  
然如靈光之在魯風雲變遷而三光不爲之蔽虧潢汚載道  
而大陸不爲之昏執霜降水涸而松柏後凋沙礫汰除而黃  
金獨耀區區蚤持不足之資以應世退而益以衰老求如公  
以伏生之年教授齊魯不輟何可望其萬一也所賜之書驟  
而讀之如雷雨既盈千源並合大江安流不見涯涘萬斛之  
舟寶藏充溢旗旄在前簫鼓在後賓客在列雅歌投壺浪波  
魚龍百態異狀形勝古迹過目如電快哉快哉是故佔畢之  
小子迷瞽之有司固無足知之蓋不足怪也高文大冊俾叙  
其說不亦難乎姑述謏聞以達於大方家之側多見其不知  
量矣知之罪之一惟所命令嗣純厚不隨德俗恪然以隱居  
奉親爲樂蓋今世之所難得者集日疾之外尚無他故或得  
一執手於清江之上豈不幸甚當暑治谷不能詳好伏惟鑒



念不宣集頓首再拜

題跋

跋濟寧李璋所刻九經四書

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以廣東元帥宣慰王公都中書訪集於臨川山中而相告曰世家濟寧之鉅野去夫子闕里二百里而近先大父謙齋翁始就外傳時出游孔林而學焉是時干戈未寧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抄寫以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至者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欲刻梓焉意將省筆札之勞以富函詠之日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家君守永嘉之瑞安蓋甚欲爲之而未克就璋也從事江右憲幕辟瀾閩椽得學製錦於海濱秩滿少間請於家君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失

就既以北還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重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板加厚字加大命子其謹繕寫不敢忽猶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久於模印而無壞願書其事諸經板凡若干四書板凡若干其大父諱從道其父名某云昔漢建寧中命諸儒刊正六經去其穿鑿謬誤刻石東都大學門外一時觀視摹寫者車日數千兩甚矢學者之好之也如此偉哉東魯自有李氏所刻書以應四方之來求將何愧於東都乎烏乎秦滅經籍內聖外王之道蓋以微矣賴漢儒撥拾於散亂煨燼之餘師生授受蓋千有餘年而後有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以至於朱子出聖賢之學始大復明於世若夫四書者實道統之傳入德之要學者由是而學焉則諸經可得而治矣昔在  
世祖皇帝時先正許文正公得朱子四書之說於江漢先生



趙氏深潛玩味而得其旨以之致君澤民以之私淑諸人而朱氏諸書定爲國是學者尊信無敢疑貳其於天理民彝誠非小補所以繼絕學開來世文不在茲乎有得是書而誦之者庶幾盡心焉豈惟李氏之望蓋亦儒先君子之意云爾

道園學古錄卷之三十九

黃勉子昂說

學聲孟敷勛劄茂紹勳爾雅曰皆勉之義也子昂名勉字勳其義固同矣懋哉懋哉皋陶之所以勸禹者在禹必有所勉之事聲聲文王文王之所以聲聲者亦必有文王之事矣在大聖人無待於勉而猶有懋懋聲聲之工而況於學者乎然而爲禹與文學者頌詩讀書而有以知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傳則亦有用力之地乎子昂之冠而字也數年矣得於父兄之所屬者至矣集何以爲子昂言哉子昂用志不襍脩學不輟真有勉勉之意焉蓋勳與勉之爲言皆用力加進不以己得爲足而畫於所至之地而已是故必有其事而後勉有所施語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彼梓匠輪輿陶冶追琢居其業以致其精久其藝以造於成非勉不能也君子之所以勉者其在於學乎勉於學致於道之謂也先



王之時道德一而風俗同師之所傳弟子不敢易以忽之也  
古之所授後人不敢輕以變之也周道既衰異說並起孔子  
出而易詩書之教行至於子思已有失傳之憂是以著爲成  
書傳之後世所謂建諸三王而不悖管諸鬼神而無疑者也  
異端並起高妙宏遠專門訓詁之士不足以勝之於是其間  
聰明近道之質非不知勉勉以爲工而所勉者不必出於天  
理民彝之實又假不歸遂終其身而自以爲得之者多矣亦  
可哀哉濂洛諸儒出而先聖之絕學興於是子思子所憂者  
遂有所託而生民之類始知有所宗而自反於天之所與也  
然傳其說者未以君子已歎其或悖於師蓋其知或過之弊  
也於是後賢辭而闢之廓如已學者由是而勉之尚何他求  
乎然後知子思之父兄師友誠有以命之矣大抵學者欲勉  
而中輟者始不能真信聖賢之言而湯爲他說之動搖或執  
於一偏之固而內無所自得之實或迷於岐路而不識其差  
或又無所發明而終於自棄是以無以盡其勉之道也歟先  
賢之立言蓋出其已成之學審而後言者也篤信力行必當  
無差而有得矣或行有不得則反身而求之必未有不通者  
然後其所勉必如射之中的車之合轍任重道遠其在於茲  
乎子思姓黃氏家臨川云雍虞集書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

歸田藁十四

雍虞集伯生

題跋

跋劉資深墨庄後

清江劉氏墨庄之說具在方策著乎當時傳之後世學士大夫喜稱道之及新安朱子為靜春氏作墨庄記始有以啓學問之大原以達其期望之先志臨川吳子為公非氏之八世孫自得兄弟作墨庄後記以農喻士因田之有上中下以喻學之品級以終朱子之言焉其所以為墨庄者富矣而自得又欲集識其後集復何所言哉然得王良為之御而車弗駕也終不能以適遠扁鵲為之醫而藥弗飲焉終不足以已疾先世之言二公之記紬繹而服力焉可也請因田而申言之墨庄之興至于今三百年不待代易而耕矣高曾至于雲仍



世守之知夫地利之宜熟矣浚之以忠厚之源潤之以詩書之澤其歲有所獲者匪今斯今矣二公猶田官然示之以耒耜之利者朱子之言也別之以嘉穀稊稗之分者吳子之言也善爲田者將爲嘉穀乎將爲稊稗乎勉於耒耜之利乎將不勉乎吾知其子孫之從事於斯莊也當焉播焉其有獲也必矣必也如二公之說得嘉穀而種之則其爲實可以衣被生民非止一身一家之利而已

題吳先生真樂堂記後

樂發於情者也有中節不中節之分而無真偽之辨蓋難不中節之樂亦由其情之所感也而無樂而不待於偽爲也惟君子以理命氣則其樂也無妄乃可謂之真矣讀吳先生爲劉天爵作真樂堂記慨先生之不見感其言之如新故書其後而歸諸天爵云

跋艾聖傳二絕碑後

集歸耕臨川山中道至城府問故家舊族於郡人聞艾氏最久遠願見其子孫而徵世德旦日道孫來謁見故宋郡守徐公霖所題如松甫墓銘後已者其五世矣天曆己巳故翰林學士吳公所題則八世九世矣何其盛哉明日往謝之道孫以集升其所謂中和之堂見其五子十孫二曾孫皆循循有禮度其居中郡前覽夷遠後擬崇固在者季宋顯官貴人邸第相望今無存者而艾氏之居則曾子宣故宅也郡人推以爲最勝處以時考之紹興艾氏以舉鄉貢在此則在子宣蓋無幾時也道孫又言昔東偏樓藏書萬卷內附後多遺失而子孫不敢忘學也嗚呼此又善保其世德者乎鄙薄之夫驟起倏仆者觀乎此亦有所感發已夫

跋程文憲公遺墨詩集



楚國文憲公早年以功臣子入見即受

世祖皇帝知遇歷踐文字風憲清要之任時游廟堂禪贊國論起家東南者未能或之先也故宋之將亡士習卑陋以時文相尚病其陳腐則以奇險相高江西尤甚識者病之初內附時公之在朝以平易正大振文風作士氣變險恠為青天白日之舒徐易腐爛為名山大川之浩蕩今代古文之盛實自公倡之公既去世而使吾黨小子得以淺學末技濫奏於空乏之餘殆不勝其媿也歸來山中猶未得盡見其家集公孫之來尉崇仁也乃得公持節武昌時行部近縣親書五十日所為詩八十九首伏而讀之至于再三不忍去手見其冲澹悠遠平易近民古人作者之風其可及哉而公之為政不大聲色以為厲而嚴重崇高隱然太山巖人之勢又豈硜硜悻悻者之所為哉相望纔二四十年而風聲氣習貌平遠

絕敦厚之風猶可繼耶敬書其後而歸之

書范左司事後

按胡公之貶在紹興十八年范公之請祠相去時不遠其父猶在至二十一年則范公丁父憂蓋不獨為其母以身許人也其行述秦檜有舜文但領取侍從去向用兩言之語而行述乃書除兼給事中兼樞樞密副使則是既以從官登二府矣檜何以有此言也當時文臣少除樞密副使又不知左司便可兼給事中否檢正稱三省亦所未曉揭公史官也必有所考集未之知也

題幹羅氏世譜

集嘗待罪著廷勲臣諸侯王世家未嘗不得覽焉順德忠敵王社稷大臣勲業尤著又嘗親見而執筆記載其事其族系則未之知也其族孫煥理普化舉進士高科有斯文之好



其仕於江右始得見其世譜如此古者衆建諸侯各有其國傳之子孫則有大小宗以聯絡其族有采地以食之疏弱者蓋鮮矣忠敵以玉爵食順德實未始去 朝廷父子相繼出鎮中外倚重未嘗就國而即安是以一從之孫已有困乏之嘆然而物不能兩大譬之木然本固而封厚者其枝之暢達或在於彼或在於此豈有常乎

國家興王之初以幾畧著功及夫危難之間身任社稷之寄承平之餘天下無事則以文學政事顯著而繼之固其宜哉

跋雙井黃氏家譜後

豫章黃氏自金華來其族分居豐城之宛岡分寧之子孫衆多又分居筠之上高宜春之萬載萬載之文節公之從昆弟戶部郎中諱叔豹氏之七世孫持其譜相示集受而觀之見其終宋之世登進上

之雙井雙井族有大史曰德榮者弟者相均至

始數十人衣冠文敵歷歷可數求諸郡乘莫或過之集嘗見太史公家書言馬鞍山事曰中和偶在此一支蓋古之君子槩觀其本初則一人之身所分也是以宗族之間有盛大者不啻已有之忠厚之至也而豫章集中諸父昆弟子孫名字行業多可考見而太史公之孝友清節百世之士也其能保族於久遠也宜哉德榮思先世之盛而不敢輕其身惟其所任以奉承其詩書之澤江海之流始於涓涓松柏千仞起於豪末德榮其母自卑而慎之哉

跋曹氏通濟倉記後

前代士大夫忠信而篤實於己之所當為分之所得為力之所可為知之所及無不盡其心焉未必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仕有世祿民有積業以其有餘分諸親戚隣里之不及亦天理人心之常而仁人君子之事也蓋自分田制祿之法久不



如古大夫士之家農工商繇兼并無藝而私財不均始相懸絕於是君子又因時宜而推其惻隱之心以行均齊之道以救一時之急如朱文公社倉之類是已臨川之宜黃曹工部家簪纓華遠鄉里稱之縉紳道之二百年來門戶弗墜故翰林學士吳公序其家世甚詳益可以傳信矣又從其家外孫李本得見其出粟米濟鄉里之實事舉族同心慮事周悉蓋有前所謂無所爲而爲之者不見其有要譽於鄉黨隣里之意慨思前代之君子其不可及也如此夫或曰子孫之綿遠殆食其報理則固然而非君子之所計也已近時偶有水旱之變 朝廷不愛一官之冗以勸分於富室或者又有虛濫以爲欺速報以自衛吾儕小人朝不謀夕將無過於淺乎

跋曹氏世譜後

南豐曹氏之族其在金溪者以故宋南安守仕于

國朝僉福建閩海提刑按察司事以奉議大夫致仕諱冲子之孫元默命其子衍以南豐金溪世譜示集受而讀之作而歎曰善夫文昭公元豐七年所爲族譜叙也文昭之言曰家傳舊世系以爲溫彥博高士廉所撰而有不敢信者經唐末五代之亂又有不可考者自其身追尋先集之遺至其鄉石記鐘銘之屬得其六世之名諱猶有不能盡知者蓋盛之至也曹氏一門若文定文肅文昭一時文敵之懿度越今古文肅貴爲丞相自可以見其源本之深固而足以知其流裔長久盛大矣世之人曾不知古人之意妄引名族賢者而自附焉覲以自表而不知誣祖之罪其爲不孝甚大而其官爵年代參錯舛誤徒貽識者之笑歎是故若文昭之志其族譜所以爲君子之道而後世之所當師法者也且夫子孫旣多支分派別而服盡而親盡而譜有不能及者遂至如塗之人士



大夫家著譜者嘗病之而文肅公之言又曰後之續此書者  
世緒既遠並載則不勝書彼此各書則可以互見此良法也  
此小宗附於大宗之微意也士大夫家作譜者之所當知者  
也曹氏自南豐而金谿三百年間人門並著譜無遺闕而按  
察公兄弟二人在故宋時並踐華要推恩先世至於師保南  
豐三君子以來金谿又其一興也集嘗觀於臨川之乘自宋  
初有黃門樂侍郎晏元猷公王荆公之家樂之子孫尚多晏  
亦有之而王氏之後分居金陵其後人特少南城既自為郡  
南豐又別為州其居金谿者復為臨川之大族何其盛哉集  
嘗待罪 國史歷觀國家貴戚勲臣世系承認詔撰經世大典  
必移文其家按其文字石刻與簡冊不謬又詢其子孫至於  
故老而後謹書之正恐他日有溫高之致疑於後世乃若前  
朝之故家遺族僅存於今時者集亦嘗得見其人見其譜而  
讀之其不勝感慨者多矣若曾氏者其可感也夫其可敬也  
夫

跋劉墨庄世譜後

故宋臨川世家莫如樂行郎晏王一丞相家最貴重南渡後  
如橘園李侍郎青田陸先生及崇仁羅春伯樞密月湖何同  
叔尚書梅亭李公父中書皆著姓而有道德行藝文學政事  
卓卓有述者及他郎官鄉監以下尚多有之內附

國朝將七十年喬木故家或著或微其譜或存或否要必有  
賢者出而後有以亢其宗而興之也其自外來寓者則有相  
木韓氏子孫近得見譜於郡城俯仰今昔伊可懷也墨庄劉  
氏自清江來金谿遂為其邑之望諸孫叔熙能以垂二百年  
之家世及其文學交游之懿輯為三巨編何其備哉噫詩書  
清門有能世其學者則可以有譽於天下而貽永於後來矣



題先丞相寨屋親帖

右先丞相雍國忠肅公五月十日寨屋劄子真蹟當是故宋乾道七年在相位時與洪公遵之書也按家傳是年五月丁亥後殿進呈文字次上曰洪遵近日戩事甚留意公奏云遵言建康寨屋間有木植小者若欲覆瓦須當抽換臣昨因問李澤乃知蕪湖當塗兩寨木植甚小不能勝瓦此皆太平管下縣也故遵以爲言上曰遵朴實不欺如此適有中使自海上還言馬司人至新寨無不歎喜皆云官家愛惜士卒它日調發止過一水便可接戰免得臨時道途之勞公奏士卒却知陛下聖意朝臣喜爲紛紛之論者聞此能無愧乎上曰然劄子中有紛紛之說正與此同故知此帖與洪公無疑丁亥正其時也阜陵無一念不在復其先業丞相左右之雖微細經畫內外之志相通如此尺素流傳人間而家乘所載昭合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後百六十九年豫章甘璋伯昂以其家藏此帖示集集謹考其事而書之曾孫集謹書

跋朱文公先生與黃商伯書後

按此書當是先生守漳州時與南康黃君灝之書也淳熙十七年庚戌四月先生至漳州所謂至前申省自劾未回者當是去年十一月改知漳州之初文字也十月地震并以足疾不能赴錫宴自劾求去又明年始去州商伯與先生論學如陰陽五行仁義禮智物格知至心喪等書具見先生所畱書先生嘗有書與商伯云所論讀易之說真無欲之說皆平正精切非一槩悠悠之論且年亦過中而更閱世故又已多矣乃能切切用力於此愈於年少新學之爲者是可尚已學者凋喪古道闊希所謂平正精切之學歷練世變而用力尤切者讀之竦然至元五年二月 日後學虞集題于臨川城中



僧舍

跋吳先生新登譙樓詩後

至順壬申十有一月郡新作譙樓部使者郡監若守請先生  
觀焉先是先生以第二子京教授郡卒來就養焉登樓後賦  
此遂出城竟歸其鄉焉嗚呼先生此詩之作至於此有不得  
而自已者矣昔者曾子著大孝之書言脩己治人之道而中  
庸之書則子思子憂道孝之失其傳而作者也後千有餘年  
程子曰周公歿聖人之道不行孟子死聖人之孝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孝不傳千載無真儒嗚呼此豈有幾微倍謬  
疑惑於其間者乎陸先生王丞相察乎天地之間氣卓乎千  
載之豪傑殆非臨川山水所得而私者也然而臨川有如是  
之父兄君子也豈他郡之所可望哉吳先生微疾之言蓋有  
慨於先哲之所深憂者矣明年六月先生卒嗚呼此集之所  
謂至於此而不得自已於言者乎先生之門人表明善求集  
書此因識其後云至元己卯七月既均善虞集書

重書黃子中澄波堂記後

君子之所以大過於常人者以其有量也所謂量者容納萬  
事而不以為樵酬酢萬變而不以為勞世不見知而不為之  
愠時見用而不為之厭富貴利達貧賤憂戚無一足以動其  
心而區區簞食豆羹蜂虻之螫破釜之失而愀焉以動執焉  
而不化者又豈足以語此哉是故斗升金鐘之分觥斝甕益  
之盛一受形而不可易器之拘也而人也稟天地之粹精而  
最靈豈無擴充之道哉是以昔之言量者喻之以江海而不  
足必準之以天地焉嗟夫常人而望賢人賢人而望聖人豈  
易至哉然而其得於天者無不同也而心之限量虛明廣大  
亦無不同也則君子之所自進也蓋必有其道矣故又有言



曰識進則量進量之狹劣由識之不明也識不明而謂之量者漠然於事物之應無町畦無畔岸而已矣是故又有言曰考索而得之者多室明齊所照則廓然而大公明睿所照識之至也是以求諸聖賢之遺言涵養省察而自靖焉有以擴其心之所之則庶幾矣宜春黃氏之先以澄陂名其堂余嘗爲記之其子孟子中自其少時受學於臨川先生之門蓋有聞焉於是又欲余廣澄陂之義故爲之言如此乃作而歎曰昔漢東都世運否塞大往小來陽微陰盛大夫君子不勝其忿起而救之名節相先九死而不悔介特而嚴固猶思小人之不勝也而叔度獨有汪汪之量爲世所咨嘆至以顏子目之當時諸賢信之不以爲過後之論者傳之不以爲非而畧無一事之迹可以推見於史冊其爲人也何其高遠深微也哉昔者顏子簞食豆羹不給於兩菴而夫子語以四代禮樂孟

子學曰禹稷顏回同道此豈以其迹而論者乎惜夫叔度之生也後不得見夫子而親炙之以就其所至而論定於孔門焉嗟夫子謂回也終日不違如愚退而少有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觀乎叔度澄不清而撓不濁也誠有如愚之意焉然而顏子之所發當時同門之士固有未盡知之者况於千載之下吾黨小子乎由此觀之叔度之所以爲量其有所不可知也夫其有所不可及也夫而其可知者孔子之於顏子始終以好孝歸之孝者孝爲聖人者也周子曰孝顏子之孝過則聖及則賢不及亦不失於令名子中以所聞於臨川者而盡心焉澄陂在其中矣

書先世手澤後

崇仁陳氏所藏我先大父知郡開國尚書郡侯手書九幅其一與主簿公其八與主簿之子校勘公先君國史參政郡公



二十書二幅皆與校勘公者也校勘公之子德仁命其子宗蕃  
裝爲一卷而命集識之集謹考家乘故宋嘉熙己亥之歲我  
二姑歸于陳氏爲安撫公之夫人有二子湖南節推同祖江  
西運屬懷祖也而主簿公則安撫公之親弟也夫人以歸陳  
之明年以郊恩封安人淳祐二年壬寅以漁野陞正郎封直  
人九年己酉安撫公沒寶祐四年丙辰尚書公解永州郡組  
將適臨安道過臨川宜人率其二子迎伯舅至崇仁因得項  
氏故居之邑南門之外留居焉而吾家之居崇仁自此始尚  
書公居此二年有沿海制參之命適行都景定元年庚申

國朝大兵臨鄂渚江南震懼

世祖皇帝入登大位兵還江上稍安是歲尚書公去官來崇  
仁十月直人以疾終而運屬先一年歿矣明年尚書通行都  
又明年癸亥有連州之命歲甲子咸淳改元之連山道過崇

仁小留於寓宅秋暑之書是其時也其八書則連州所遺書  
中云請校勘公之女暫奉運屬香火權宜以慰存歿之情云  
耳校勘之女後歸中書李公諸孫而宗蕃之仲弟宗紀爲運  
屬之孫矣其欲爲校勘致一官者深知校勘公之材器可用  
於世也其曰思梅先生則德仁之本生父也當是時思梅猶  
未登乙丑進士第而名譽已著於時矣其曰蓮塘之居即所  
得項氏宅也其相託以俸餘經營者亦可以見財用之入無  
不可對人言而親戚之忠厚相信也二年乙丑尚書公薨于  
連先參政護喪還葬吳郡其二書皆自吳中作也先宋既亡  
先參政歸自海上力不足以適吳以至元甲申之歲復至崇  
仁猶與節推校勘居今五十二年矣二公與先公先後去世  
已父虞氏今五世陳氏有六世孫矣集雖無所肖似徒保遺  
書以與德仁相從於澹泊之鄉百年之好庶幾無數後之子



孫尚有攻於斯文哉

跋柳誠懸墨蹟

余幼年來崇仁得柳誠懸所書秘叔夜絕交書石本云是中書梅亭李公携歸蜀物是時余未識柳公筆法亦不知此石鐫勒之精否摹榻之工拙也後官成均與鄆人曹彥禮先生同館見其所藏柳公易賦靈寶經真蹟非唯筆精墨妙嚴勁縝密神采飛動至于界畫粘綴硬黃搥練各極其工之精者矣留几格臨玩僅半歲博古好雅者以重金購諸曹氏後雖數見不能久矣歸田以來百慮消盡時憶故物了然心目之間則亦不可謂全無累於塵影者矣而謠致榮乃得絕交書墨跡與石本並卷亦云是李公蜀物也而余目障成痼略不能辨波磔點畫於茫渺之際傳曰盲者無以與乎五色之觀雖有至寶邈然不知深爲悵惘書其後而歸之

跋山谷書蕭濟夫墓志後

古之君子其擇交也尚德生而與之游也無愧色歿而爲之言也無愧辭其山谷先生與蕭君濟父之謂歟故其所爲文章翰墨若有鬼神陰相之是以好事者雖復巧取旋亦流轉垂三二十年終爲其諸孫相所得和氏之璧不毀於秦庭鑊錐之劍終歸于延津物理固宜然也噫蕭君之德黃公之文學士大夫傳而誦之久矣故不待於盡見其真蹟而一筆一墨出於先賢之手先世之遺在子孫當藏之在他人不必固獲也然能善摹而廣之亦足以少厭好事者之心乎

跋吳廉使可堂說後

路提學著廉使吳公公可堂之說凡經傳論不可者摭拾幾無餘焉客有持以示僕者昔在延祐中集竊學者之祿於成均儼居京城與公同巷其舍相去甚近親見公之事其大夫



人也是時公尚貧甘旨新異之味無日不具其夫人親飪以饋太夫人未食公不敢出也諸孫幼太夫人甚愛之每輟食以飼每食率先具豐膳使足徧賜而有餘隨以精饌進太夫人必悅而飽焉退而食於私室太夫人使察之見其甘食謂若與已饌無二者甚安以喜不知其實疏糲也舉家長幼安行以爲常是時集先妣已去世先公在江南旦莫適公館見其爲食如此未嘗不刻心感嘆也夫事親之道安有過哉孝如曾子孟子猶曰可而已吾見公之爲養者如此而歉然猶若自以爲有未能盡者也此吾知可堂之可之實之一也公後連典東南數大郡兩拜行省叅政以廉明數持憲節福祿未艾而其子方以時材爲顯官于朝公之敷歷中外能左右之使無傾慮云噫天之報孝子也若是乎

題李肩吾字通序

李君肩吾在魏文靖公之門有師友之道焉是以公序其字通取其自隸楷而是正於六書又進之以學使極變化而通神明者魏公書後題字則集之從祖父戶部府君而魏公之婿也魏公歷靖州七年先戶部從之學故亦與肩吾友善多所講明也今隸楷之法亦且寂寥又能錄其文與六書合誠切用矣自叔重所錄以來二徐之言詳矣至戴侗氏六書攷盛行于出凡爲六書之說頗爲要論惜乎魏公及先戶部與肩吾皆不及見之也豫章龔觀學篆字得李氏字通而善之將刻梓以貽諸好事集以爲必盡載魏公虞公之言而後可以成李氏之美蓋前輩序言皆有關係非若近世妄求妄與以徇人情而已者也

跋宋高宗親札賜岳飛

大元故翰林承旨魏國公謚文敏趙公孟頫懷古之詩曰南



渡君臣輕社稷中原父老望旌旗集承之國史嘗讀其詩而  
悲之以爲當時遺臣志士區區海隅猶不忘其君父何敢有  
輕之之心也哉今見思陵賜岳飛親札則其奏功郾城時所  
被受者觀親札所謂楊沂中劉錡立功之事則紹興十年七  
月也是時秦檜方定和議而飛銳然以恢復自在所向有功  
飛之裨將楊再興則邦父之子也單騎入陣幾殪兀木身被  
數十創猶殺數十人而還一時聲勢可知矣是以郾城之役  
恢復之業繫焉飛之師乘勢薄朱仙與兀木戰破汴在頃刻  
而檜亟罷兵詔飛赴行在而沂中劉充卅錡皆以其兵南歸  
自是不復出師明年十二月檜遂殺飛父子而兀木無復憂  
色洪皓區區蠟書歸至而中原無復餘望矣乃知文敏之詩  
其爲斯時而發也歎

跋朱先生答陸先生書

按朱子年譜載陸先生與人帖云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  
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雖士大夫議論不免紛紛今  
其是非已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羣疑之中此尤  
可喜即書中所謂長者亦不以其力辭爲過者也又案朱子  
答葉公謹書云近日亦覺向來說話有太支離處反身以求  
正坐自己用功亦未切尔因此減去文字工夫覺得氣象甚  
適又與胡季隨書云衰病如昔但覺日前用工泛濫不甚切  
已方與一一學者力加鞭約爲克己求仁之功亦粗有得力  
處此兩書皆同時所書正與書中所謂病中絕學指書却覺  
得身心頗相收管似有少進步處向來泛濫真是不濟事之  
語合蓋其所謂泛濫正坐文字太多所以此時進學用功實  
至于此也然竊觀其反身以求之說克己求仁之功令學者  
且看孟子道性善求放心之說直截如此用功蓋其平日問



辨講明之說極詳至此而切已反求之功愈切是以於此稍却其文字之支離深憂夫詞說之泛濫一旦用力而其効之至速如此故樂爲朋友言之也病中絕學捐書豈是槁木死灰心如墻壁以爲功者朱子嘗歎道學問之功多尊德性之意少正謂此也噫陸先生之問傳之未久當時得力者已盡而後來失其宗而後知朱子之說先傳後倦之有次第也因見揭集賢無客氣之語有慨然於予心者故爲申其說如此云

跋子昂所畫陶淵明像

陶淵明集傳于世且千年矣臨川吳幼清先生以爲其詩泊然冲澹而甘無爲者安命分也慨然感發而欲有爲者表志願也蓋以擬諸屈大夫之辭云然楚辭得朱子發明之而陶之志悟者蓋鮮又因二子而推言張子房諸葛孔明區區之

心欲明君臣之大義於天下則同也留侯武侯事業可見而屈陶託諸空言而其心之明白天下萬世信之何其偉歟予嘗以斯言也想見四君子於千載之上恨不得爲之執御焉幼嘗游楚見屈大夫像於山澤之荒祠稱其所謂憔悴枯槁者留侯像也或傳之而畫者以太史公言其狀兒乃若婦人女子不勝其志氣乃以意而彷彿之似否未可知也歸蜀見武侯像衣冠良是而年代深遠傳故疑未必盡然江鄉之間傳寫陶公像最多往往翰墨纖弱不足以得其高風之萬一必也誦其詩讀其書迹其遺事以求之雲漢昭回庶或在是云耳臨川郡貳憲大梁邵宏父得吳興趙公子昂所寫淵明像蓋公之胸次知乎淵明者既深且遠而筆力又足以達其精蘊是以使人見之可敬可慕可感可嘆而不忍忘若此乃爲之述贊云



田園歸來涼風吹衣窈窕倚嶠嶇遐蹤遠微帝鄉莫期乘化以歸哲人之思千載不違

跋張細公與劉和州墨帖後

昔軒先生修諸葛武侯傳以明其父之心以為無愧辭焉觀魏公與劉和州之書則亦開誠心布公道集眾忠廣忠益之事按文林郎劉子厚著知州行狀云我先雍公以中書舍人參贊葉公軍事立功采石時和州獻平戎十二策及防江利害二劄極為先公所重即驟用之遂能徙海陵公私之舟萬艘焚陰沙積糧三十萬金人之計失而氣沮其功蓋不細也魏公第一書蓋指此乎前代之史大臣有勲勞于國家凡文武才思之士出而佐之者不能別自立傳亦牽連得書則和州之重魏公及我先公之傳皆可附見國家列聖屢有收采宋史之詔和州子孫得上其遺事以補闕

文不亦倖乎方采石之功既立國勢畧定思陵起魏公於青籍委以江淮諸軍聞之首領相慶爭相効用其區區忠本朝之心青天白日精誠之素孚於天人者焉可誣也雖李宗趙曲之失不可掩而其功烈亦偉矣筆削者尚慎之和州之孫新隆州學正謙出此卷相示論先契於二百年之表故謹書以歸之

題臨川西原許氏族譜

許氏之譜因荆公之文而數百年間天下誦而知之許氏之世德固盛矣士大夫家豈無許氏若者哉郡邑之望子孫之傳無所遠聞者不皆有荆公之文故也然而四方之人因荆公之文而知許氏之先不如臨川之人見許氏之子孫而有以信乎荆公之言也士由文而顯文以久而行君子可不務乎



跋黃思順醫說後

傳言善養民者必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不中不遠矣若思順保赤子於疾疢而數中焉不以誠求之而能若是乎孫先生郡之師表既亟稱之危大樸勤敏忠厚好學之士也又往從學焉則思順世學豈他人所可及哉

跋張方先生傳後

史臣書事惟戰功文學治迹則易書隱君子之為德則難言也一出猶難言之况於累世乎太史公書伯夷傳載許由之塚東漢書黃叔度傳其文雖不及於司馬而能使後世擬叔度為顏子而人信而不疑亦文章之難事 張先生四世有隱德歐陽公銘其墓揭公為之傳皆能發其幽澹以為有志於當世而安於不用使彼沾沾自喜意於人知得微官竊寸祿父則又以為不足執中而求進視張氏不亦有愧乎此史

官所以有關於世教也予友人張

式先生之從子得其家

所謂讓堂之記者讀之則其退然深自抑畏通乎一族上下高曾子孫共守之則亦信其能隱矣讓不爭也不爭故能隱有爭心則不能隱矣然隱顯有時而讓在己君子求其在己者而已可不務乎尚彬者吾從玄教吳大宗師識之吳公胸量寬大而擇賢甚密彬之見知非偶然也其兄宗明為台州儒學正予未識之因善式而知其為善士矣前史官雍虞某書

跋彭壽卿所藏先郡公手澤卷後

崇仁彭壽卿以童子將命故宋宗正寺簿思梅先生之門公自擢高科從臨安平江建康臨川大幕府文武吏士賓客無不納交於公者壽卿於此時治文史慎應對聞見之廣非窮鄉陋巷草茅所能及者既內附推擇郡吏不為世俗刻薄佐



江西提學學校士友多稱之佐州縣廉無所取既老以歲月當赴選吏部得調官於朝極貧不能行待黃氏子孫不失門人之舊家居將十年有書數卷而已嗟夫廉吏果不可為歟其所藏書有欽宗在金人園中奏報太后手書數幅讀者無不感泣又有呂惠卿一書與其私黨深怨司馬溫公者讀者無不憤怒大抵意在古雅不以奇玩居貨者也此卷我先叅政雍郡公所與之書而集與亡弟嘉魚大夫之書附焉蓋其好尚猶有無所為而為之者然亦無益於壽鄉之貧也感其敬愛不忘先君之意輒書其後而歸之

題盱江傅路手卷

盱江傅路以其從父淵道所得范君息機隸書瓠山王公所為手植檜刻聖像記與公子繼學叅政所為作大成詩六章王公之文雅重德機之書清勁皆足宝玩而叅政書清潤亮整文又宏博東郡之士未能或之先也王公遠矣德機又不可復作繼學自海上北還頗有未疾書亦不能如前矣淵道早歲脩整客諸公間風采蘊藉與予游幾四十年始意史為塩官路為文送之情誼甚古有君子之風焉文學之懿其有望於方來者乎

題蘇文忠公諸帖

臨川陳氏自雒州府君以來世有名族集之祖姑實歸雒州家法尤整肅我先祖尚書公解組永州始寓茲邑蓋繇陳氏姑為焉依也陳氏舊多藏書更代之後散軼罕存者從表姪宗紀以此卷來示蓋其家故物而卷尾題字則雒州之子華麓先生手畢集視之為表伯父矣此卷坡書及石湖跋皆真無疑

題何氏所藏蜀郡名公書翰



故宋尚書月湖何公從子房州史君出蜀時送行詩一大軸  
其中有名從方從簡者崇慶太守從並從日者兵部郎官直  
寶文閣慶路安撫皆集從曾大父也我先郡公閒居崇仁從  
何氏得見此卷又按家集得曾大父滄江提刑府君同時所  
賦手書以補之蓋先丞相與尚書公相及於朝而尚書公鎮  
夔時先從曾大父嘗受其薦其契好非至此邦而然蓋二百  
年于茲而先公所補一篇亦三十年矣俯仰今昔感涕然  
尚書稟孫元吉舉以相示留之十餘月慨念故鄉先賢聲采  
遼遠幾無知者欲自趙公彥訥以下稍爲疏其行事爵里之  
一二而集目障爲阻父未能書元吉從事南康遠有行色姑  
識此而歸之餘俟他日也

又題

仲安之子元吉以此篇及所謂二十二篇者示集蓋二十二  
篇者皆蜀先達集欲稍疏其人爵里以遺之而此烏則崇仁  
之大夫士也集先大夫尚書郡侯始來崇仁而先參政郡公  
內附後留此弗能去則亦樂其文獻之懿云耳而人亡世遠  
習俗侵失其欲集欲益求此邦前人遺事輯錄以示吾黨之  
小子此故在所徵也

題岳飛墨蹟

武寧湯盤藏其先世文林君軍中文書岳武穆王紹興元年  
所署也文林始以太學生上書論備禦之策崎嶇兵間以功  
致文林之命觀此牒知文林倡忠義擊叛潰保鄉里甚直而  
壯意可以見其人心之一士氣之盛而其將又有若武穆者  
宜其足立國於摧敗危亡之餘也盤言武穆之死文林上書  
論列遂并受害文丞相嘗題其家之堂曰忠節遺墨故在而  
張循王劉太尉所署別爲卷俯仰二百年而感慨係之矣近



年集在館中將纂脩遼金宋史館中皆以遺書亡軼爲說若此者可徵尚多乎哉

題曾歐二公帖

右歐陽公曾公二帖審定真蹟無疑歐陽公著書所以資僚友之考訂者諫至而周悉曾公家書所以事其兄嫂者忠愛而敢驚所謂盛代之德人文學之師表也觀者因翰墨而想像其詞氣因詞氣而涵泳其德業所得不既多乎

跋黃勉所藏醴泉銘

唐人云書貴瘦硬方通神瘦近清寒清寒則氣易弱硬則堅苦堅苦則勢易危深山道入積精鍊神滓穢日去清虛日來雖煩清羸而冲和內融所以能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丁歐陽所以可貴也

表

謝恩表

恩頒召瑗命以使華賜浹上尊宥之篋實荷

皇明之下燭揆微賤以奚堪中謝伏念臣性本顛蒙孝尤迂

僻論思獻納昔陪顧問之羣儒奔走後先願效馳驅於今日

終匪適時之器不逃過實之譏烟烟丹心每若藿葵之向日

蕭蕭白髮頓驚蒲柳之先秋福過留生病隨年至尚優容其

出晝遂偃僂以循墻二徑就荒幾安身之無地九門旣啓惟

因夢以朝天已甘終老於山林敢望復還於臺閣當冕旒之

清燕念筮履於棄遺二公明敷奏之言一札布允俞之旨重

煩駟騎遠訪羈臣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李煥堯文聖躋湯敬繼志述事奉

文母於萬年論道經邦咨師臣以百揆民物咸躋於仁壽皇



風大底於清夷並育群生不忘細物臣敢不力求藥石思致  
涓埃宣室縱還何補

聖聰之達康衢有頌深知帝力之加

謝箋

大臣敷奏仍館職以賜環顙使至家錫宮壺而加錦恩露草  
介光駭里閭中謝伏念臣昔事先朝徒因薄技李雖固陋非  
堯舜之道不敢以陳代逢

聖明謂帝王之制坦然可奉載筆每親於黼座紬書已納於  
石渠庶幾一代之言允作百王之法甫終青汗俄抱烏號歷  
嗣聖之重明陪老成之末議深慚衰謬有負使令疾疢日加  
不待嚴助之請告鬼神夜問尚思賈誼之召還沾漑醴醲衣  
被文采醴酒更設遺簪載華春陽下及於苑枯勺水實虞於  
盈滿茲蓋伏遇

德隆扶日功厚補天憂在進賢夙贊秉文之治  
人惟求舊思皇訪落之勤顧通籍之腐儒眇侍輿之故物遂  
令屏棄亦被甄收臣質固顙蒙心知眷遇江湖雖遠孰非日  
月之照臨齒髮尚存敢昧涓埃之報稱

道園學古錄卷之四十

樂野



雍虞集伯生

江西行省平章政事伯撒里公惠政碑

國家置中書省以治內分行省以治外其官名品秩畧同所以達遠邇均勞佚參錯出入而天下萬方知指諸掌矣是故臣衛無缺則宵旰紆其憂顧豪髮有間則舉躄為之不寧藩輔之寄豈不重哉江西之為省東接閩浙西連荆蜀北逾淮汴以達于京師處嶺海之會斥交廣之境蠻服內向島夷畢朝提封數千里同東南一都會之奧區而龍興則其治所也昔在至元始置省事於今六十有餘年貴人大官來治於斯者何啻十百其有勞大論議以宣布德意而鎮撫其民人利澤施於一時聲名著於所部或由此而遷他鎮或百此



而相 朝廷豈可以一二數哉然而匱室之書民間不得以  
多見歲月之久問閭或至於遺忘此豈非著作之闕文而今  
昔之遺憾乎邇者龍興郡城耆老以爲金紫光祿大夫中書  
平章政事伯撒里公之來長行省也惠澤深厚我民感焉以  
集之嘗承乏太史也來請紀述其事集曰吾聞平章公承  
天子之命佐丞相以分治德化者

天子之盛也政令者 朝廷之故也公其肯自以爲功乎且  
公之爲德忠厚而謙抑盛名奮以極稱述將非公之意也且  
集老且病矣敢辭久之耆老以告其守臣守臣不能遏也貳  
守燕琦爲之啓諸藩宣之俊良度諸風紀之清峻則皆曰平  
章之得民心久矣問閭之言也信士民之請也宜於是使其  
吏郭元善謀於臨川守臣袁說而爲之請焉乃使崇仁監邑  
寶童來言曰昔唐渾咸寧治河中連理之木生於其野野人

以爲言而史臣韓愈氏爲之頌之今我伯公自中書領行省  
所治數十郡或安於惠而不能自知或遠於府而不能自言  
龍興之民以其居之近也而知之深以其感之厚也而請之  
切市井草野之民所請何以異乎然而是不可辭矣乃作而  
言曰昔我 國家之興也寬仁弘遠豪傑畢出群策並用時  
則有若康里氏來拱來翼有以奇材在 禁近有以經學定  
訐謨烜赫光顯世載其勲今平章公揚休山立垂紳正笏以  
臨其民儼然泰華之列嶽華星之在垣也執事

東朝溫恭有恪佐政省闡寬裕有容其分政而來也欵妙用  
於無爲而細民之信之也愈深著成效而不宰而君子之望  
之也益重乃仍改至元之二年寇起南海人用震驚適公始  
至調度有方恩意旁達兵不告勞民不告病信惠所及朞月  
討平於是衆庶樂業年穀屢豐儲備有恒運輸無闕所部善



治女嫫慝不作乃若門隸使令不以政事干官府賈市服食不以二價虐小民用人則盡同列之情而不專議事則廣忠益之言而不惑五至十二月城西災公親率有司救之登城望拜即反風火息其感動之神又如此明日出私財爲藥以賑失火家不足出府使之贏糧以給之民又大悅然則是不可不書已乃使復其耆老曰昔唐韋丹之治茲郡也去之數十年時王觀諸舊典始

詔有所紀述以慰其吏民之心仁者之惠雖久遠而不能忘也而又何亟乎耆老曰吾儕小人朝不及夕願有紀述以傳見於將來矣乃爲次第其說采其歌頌而載之庶乎觀風者有取焉其詞曰於穆

聖皇顧謨南服選於近臣往長藩牧南服乃疆莫于湖江作鎮豫章臨制海邦百城來總相臣攸理公來能亟赤鷄凡凡盜在海壖勞我師干宣威孔時不動色言執訊獲醜以歸司寇承轄實佐定功入奏波塵不驚風雨時來載瞻我民休休以懷遠人鄙夫啓頤食息孰知功能貽我帝則顯顯中中如圭如璋春日載陽袞衣繡裳旣安旣久成績不有曰惟天子上公所保民不我欺自我不欺更不我違自我不違彼耆耋孰知君子知其所知平易樂豈載歌載誣惠及我私毋以八公歸

天子葵之

建寧路崇安縣尹鄒君去思之碑

高唐鄒君伯顏從吾父之尹崇安也去官已二年邑之君子庶人耆老與在邑在野之民若僧道之流咸有遺愛之意願伐石以紀其政來徵文以刻之得其邑人文書述郡守中大夫諸都刺列實跡以上諸帥府憲司者及前進士二實住邑



士彭炳所爲序兼取於學校閭里之言而觀之未嘗不三誦而三歎也夫德澤之在人心傳之於久遠者非言無以宣智慮之精微見諸行事者非文無以達因一法之善者一時之利尚可使後來推見以成其餘貺乎除郡邑通弊之積立經久之法守而行之可以百世推之州里可以通行不出於欺世干譽而真使民不忘者其可以無記載乎崇安之爲邑區別其土田名之曰都者五十田賦之多寡略相等也自民產之無制大家之田連跨數都總爲一家以受役升合之賦力不能出其鄉則受役無時而休也五十都之田上送官者爲糧六千石其巨室以五十餘家兼五千石而有餘其細民以餘家合千石而不足而賦役者當以四百之細民配之五十之大家貧者一日當役而家已破是以二年六次預定之役常紛然不寧而民病甚矣君之來也取其都之田而八分計之受役之田不出其都有一石之田者當一石之役有一斗之田者當一斗之差均齊方正較若畫一田多者受數都之役而不可辨田少者稱其所出而無倖免而中下無告之民庶乎其小康矣郡守善之命盡致其法於諸屬邑而推行之而建寧賦役之均是爲四方最嗟夫遠方之民貧者不能自活而等死之念生兼并而莫之制者驕狠以生變一激於貪暴之吏而生無涯之禍者耳目之所及可知也孰能如君爲法於其疆又放諸旁邑既有成效如此使盡施之當世民有不被其澤者乎昔趙清獻公之治此邑也鑿溝洫以興水利民田數千畝去之四百年溝湮而田荒莫有過而問焉者公修長溝十里繞楓樹坡疊石以爲固陂當大溪之衝水溢則隄易敗君又鑿石山數十丈疏渠以分其勢而溝視趙公之遺跡無復餘遺矣邑多山田而歲易旱君以其公田之租修



平粟之法而民從之致粟且千石而不以其道至者雖效之百石弗受也明年以時粟之民忘其愛頗得其息若干會盜起海上軍興所過郡邑騷動有不忍言者其出入君之境也相告勿敢有所犯而君爲菱舍資糧屢酒裁醫藥迎勞將送取具於平粟之餘息而民不知擾是以鄰郡若信若鉛山之民以飢散去而自歸於君者數百家咸受而授之業荒閑之濱幾無寸土之不闢期以三年之復而新舊之民交相友助而無嫌焉此其爲治之大畧也 國家立鈔法以通天下之利幾百年矣 朝廷愛其久而有弊思所以救之以其久之者莫不詳且盡而山谷之民愚不知法擴而徂利僞造者滋多亦四方之通患也君之未至崇安也民有阻險以爲奸徃利刃以拒逮太張聲勢以恐公私莫之勝者或反爲之用不測之憂淺在旦夕蓋六七年矣君簡弓兵夜出其不意以

捕之執爲僞者數人得其鈔數百定論如法餘黨散去盡壞其巢穴而一境僞造之風息焉而他境僞濫事覺吏人因爲奸利輒疏富者而索之良善王不得休息君察其誣妄不輕追遣安慶得僞造者遣卒械其賊至崇安求所識而執之賊與卒謀盛服帶兵馳馬率吏望風入人家淫虐並作莫敢誰何君亟捕之得其狀執拘以歸諸安慶自是僞濫之連逮無至崇安者其民稍莫枕矣連氏母告其子出不反衆以無明驗却之君受而察之踰月得死於山中則其兄某殺之也傳不文引黃貴清告保安僧殺其兄者君鞠之執不文得汝移入而誣他人乎黃之兄果爲不文所殺而更誣保安以奪其寺且以脫已也童德誣告呂一二殺其兄君偶以他事上府他官不察其誣下呂獄君歸而理出之坐誣告者人服其神明遠方之俗部使者行郡則計百爲群相率以訐官吏虛實



蓋未辨也部使者之崇安無一人言縣政不便者適朝廷  
有重使道過邑部使者告之曰此邑鄒令政甚善已為文書  
為之使臣至朝廷幸詳言之使者曰吾已審知之不待君之  
言也福州郡大而事繁獄訟不治帥府憲司數君權推官多  
所申理崇安人詣大府乞歸君於邑者千百不止遂歸君崇  
安君以其年某月某日上某年某月某日受代在任之歲月  
與衆人同而所立卓卓如此亦難矣哉明年朝廷以例遣  
官遷調閩海守令以下於是行省帥府監察御史憲司咸舉  
君之能時漳州寇始平郡邑未安尊署君為郡判官以綏撫  
經理之所謂極當時之選者矣君之入仕也番直禁衛歲  
以得官故御史中丞濟南張公養浩以大儒敷歷臺省寬大  
嚴正

英宗時嘗極諫放燈事時人比之蘇子瞻泰定中七徵不起

初陝西大旱民相食郡縣為空起公為西行夢中丞拯  
赴赴水火見飢者哀之至於慟哭旋以相館陝人至于  
今矣其之君嘗得牧民忠告之書於公焉蓋其所受教者深  
矣其官主簿真保與君居未久而先去及調安溪監縣以  
君之為師法而其邑亦告治所謂朝廷舉一而勸百  
則才真君子之效將遍乎天下沛乎國家之福哉乃為取  
其民之所頌言而次第之俾得以詠歌而不遺於方來也其  
詞曰

俚俚我民孰父母予哿矣富人寡貧己喻歸視其家朝不謀  
夕歎盈倍憊憊同役君來詰斯以均以平出無華車食不  
鑿精分田畫里多寡小大隨量以供有正無害事上敬共無  
言不孚從容教言孰侮孰誣為堯有詢實來虛受先民之勞  
或飲之酒茲執沮藏外絕不虞折因隕夷卷石礙窮山深



原樞牖戢戢征呼之卒無所墮突匹夫匹婦飯黍豆羹先祝而嘗新君又生君有王命傷殘往撫不冉我私控告無所孰沃而嬉謹畏自持孰勞而愛亦無倖遺黍稌盈疇羊牛多碩以享以食繁君之錫老者日衰壯者日興君之所成民得以稱山有松柏野有豐草雨露之濡君子壽考天子命吏臨方蒞州視君之爲莫不具脩

宗仁縣顯應廟冲惠侯故漢樂君之碑

崇仁縣治南望七十里有山焉廣大高厚巖然其前其巔峻而並銳能出雲雨蓄神明凡水旱災害之禱無不通焉蓋邑之爲王而吏民之所依也謂之巴山後易稱相山巴山者相傳云至宋漢書樂巴字叔元魏郡大黃公而神仙傳云蜀成都人史稱巴好道順帝時給事掖庭仕至黃門今性實直學覽經典雖在中禁不與諸常侍交擇拜郎中遷桂陽太守始爲梓

人定婚姻喪紀之禮典立孝校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陞授七年乞骸骨用李固薦拜議郎守光祿大夫與杜喬周舉等八人巡行州郡巴使徐州還迂豫章太守郡土多山川鬼怪細民嘗破貲產以祈禱巴素有道術能役鬼神乃悉毀壞旁祀翦理姦巫於是妖異自消百姓始頗爲懼終皆安之是時方分豫章郡東地置臨汝縣則令撫州之境也而相傳以爲巴治妖民嘗至此故民間思之不忘以巴之名名茲山云其後嘗置巴山郡在縣西南四十里遺迹猶有可考而縣西門曰巴陵門巴山至縣所從入也則山果以巴得名久矣巴後遷沛相徵拜尚書順帝之葬有司多毀民間墓巴上書切責禁錮還家二十餘年用竇武陳蕃薦徵拜議郎蕃武之禍以黨譴爲永昌太守辭病不行上書理蕃武寃下廷尉自殺而相傳巴有墓在山下而立祠焉



今爲廣教僧寺而山顛并祠南昌尉梅子真與叔元而唐鄧  
葉二道士配之蓋出近世云故宋紹興二十六年有宣教郎  
知縣事鄭圃孫懋爲令以告民曰周人以諱事神而名不以  
山川名山曰巴懼民父以爲未安也洞庭有山以洞庭君之  
所居而謂之君山樂君自豫章爲沛相獨不可謂之相山乎  
乃酌酒以告神而神悅暴之於民而民從遂更名相山矣咸  
淳元年縣寓公朝奉大夫知邵武軍事師得遇等言於朝曰  
縣有漢光祿大夫樂豫章之神祠墓存焉其神名在史冊守  
郡有功立朝有節訟陳實之寃竟以身殉風節凜然可以謂  
之神明者矣吏民禱祈必應而淫巫瞽史名稱鄙野非教民  
事神之道按祀典崇寧三年賜東明縣栢梁橋樂巴廟曰顯  
應廟大觀四年封巴爲冲惠侯顯應廟矣其山顛之祠與梅  
子真同命得賜妙濟靈純真人之號者則用道家之言也樂

君生時靈異甚著人人能道之而斯邑之民有求輒禱有禱  
輒應千百年以來殆不勝紀而圖志無古文字金石可徵攷  
而邑民飲食必祝則不誣也 國朝大德丁未予留斯邑是  
年大旱八月旦迎神至縣治大雨連夜嘗識其事于廟中已  
而廟燬予文亡焉後三十四年爲至元庚辰之歲其旱尤甚  
苗有未入土者民甚惶懼乃四月三日也承直郎達魯花赤  
鄆城保童齋肅民望遣其簿將仕佐郎豫章舒文琰疾馳詣  
廟迎神像至縣以禱拜跪未終鄉燎方熾而林風四起陰雲  
以興簿至祠下悃悞之詞方伸要迎之具未起震電已作於  
明廡駿奔不及於焱馳保童率其屬奉迎於西郊祝史未及  
成禮而沛澤滂沱衣冠盡濕隨至邑治雨連三日夜乃止四  
境以霑足告大家細民具牲馘醪酒大享相繼神之冠服與  
帳旌旆煒煌一新不待勸而自至乃命典史豫章胡天祥伐



石於城北使教諭新城朱禮速予文以傳之予曰諾又使稅副濟南魏淵奉神像還祠所過旌倪留戀欣感淵乃周覽祠墓之舊迹適山川之奇偉而歸告得神之情焉既而五月又不雨徧禱群望神在禱中是年會府又郡禱皆苦而縣六月二日雨十二日雨而旬日之間雲雷並興四郊在望者或十里數十里或百里或一日或二日或一時隨地而足稽諸旁近最為沾渥焉是時保童悉力禱祈以為已任齋戒兼旬而不間嚴屠宰之禁厲不更之俗家有疾苦而不顧身受勞苦而不辭忠翊校尉縣丞縉山張榮與簿及典史實協心焉必得雨而後止為吏者其憂民如此其必有以鑒其誠者乎天祥以石具告乃序其事而傳之為迎享神詞曰  
有敦維崇其阻九陵時翕時舒與雲俱興降立作神朱紱赤鳥尚書邦君司命司直自古在昔于我故我憇其來嘗與

雨偕公宇斯穹私宇斯絜神君假思無怒伊悅高山峻嚴乎與倫禋禴裡不違俯依我人我又何有有尊有俎黍稷既阜酒醴惟醑捭豚為羞有定有羹神來碩歆百物之精神昔故鄉父老燕娛千載在斯不醉無起乃大乃神碩彥乃生為嘉為喬為棟為楹為美為英寶藏興殖無有遠邇來被來澤仰其虛矣穹窿休明就其奧矣流動滿盈時有序代神不可極曾孫孫子有祀無斁

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兼管內勸農事黃頭公墓碑

元故昭毅大將軍平江路總管府達魯花赤黃頭公唐兀氏別名世雄世居濮州鄆城縣占籍于塔思火你赤萬戶之軍以某年某月某日未上平江而卒得年若干歲其孤奉喪以歸祔而葬諸鄆城縣李康保柳行村先塋之次去鄆城四十



里 國家之制秩二曰有功德可稱者得請謚以未及請謚  
墓碑未立若干年矣其第五子保童監邑撫之崇仁予自國  
史歸老僑居其野保童之在大常以奉印為職事嘗見予於  
朝而其季弟和尚自其兄元童所來曰是不可失也宜亟請  
焉於是使和尚覃思追憶得其遺事以告邑教諭鄉貢進士  
朱禮邑之隱君子陳德仁述狀來求銘予按其事有可以風  
動于時者故為之書其大父璉亦嘗為明威將軍山東道宣  
慰司副都元帥

世祖皇帝初山東內附而弗靖久勞王師甫定之事既平列  
于帥府者非才勇親信弗及也既歿而子阿榮襲其職以才  
進授大都西北關廂巡捕之事有盜 萬壽山 廣寒殿  
如金者獲之稱 旨授武略將軍同知松江府事溧陽知  
州總管又同知邵武路事披荆棘立官府有德政之碑

轉懷遠大將軍德慶府總管而歿生九子平江公其嫡長也  
以蔭讓其弟山住從弟朵羅歹為京畿廣衍倉使及申更大  
虧公賣其鄉之樓居以代之償久之又愛群弟之無室也買  
舊產之歿于官者為券以付之俾安於自養又資朵羅歹使  
干祿焉始從事浙西帥府攝清流武平二縣之長新行至元  
銀鈔法署進義副尉濮州平準行用庫提領至元二十七年  
例革除興國路大治縣達魯花赤以治辦稱遷保義副尉安  
豐路懷遠縣兼領蒙城懷遠秋夏之稅蒙城有濁流北行人  
弗遜于常邑人歸罪於水公以私錢買地溝而順之祠神之  
信於民者而為之誓俗以變焉 鎮南王出征道出其境館  
舍供帳之具事備而民弗擾王善之解所御衣服弓矢以賜  
遷忠翊校尉相因倉監支納倉糧九萬石出內惟謹陸嘉興  
等處運糧千戶服紫衣佩金符矣居八年改昭 校尉温台



等處運糧千戶延祐元年就任陞武德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府副萬戶親運米貳伯七十萬遷顯武將軍海道都漕運萬戶佩雙珠虎符前後九度海而海運之事無所不周知矣初世祖皇帝取東南之粟以實京師以航海爲便常苦舟不知道並海行虞險失吳人朱張二氏出入海道甚習歲擇便利帥其私屬子弟駕海舟遠山即深以行風水甚便以數千百浮數寸之木冒不測之淵以進重利厚爵以募之其卒也致粟京師歲凡三四百萬斛矣朱張二氏得罪更用其人不習其事則多誤焉而公以父於其官遂進治其府而其政有可書者一曰運舟募諸瀕海之家民苦之而貧者常以舟壞誤事公請預以運費借之使買木以葺舟於是增舟之多可運一百萬斛二曰海舟受雇者直甚厚而無賴之人得錢即棄於飲博及期寧受責於無可柰何公爲之封識時

其當用而給之事無闕失三曰舟行海中愚無知者竊所載以肆欲舟至直沽遺失無所從補公爲法運官船主更卒水工碇手之屬得相收伺連坐其弊遂革四曰糧之登舟自溫台上至福建九二十餘處皆取客舟載之至浙西復還浙東入海公請移粟慶元海舟受之自烈港入海無反覆之苦五曰溫台運舟水脚之費歲於浙省閩撥而散之運糧千戶之所治運者各於所治受鈔復還溫台登舟往復不便公請悉留錢溫台舟人受訖以行六曰舟行風水遲疾不齊舊例至直沽以次受之而先至食盡久不得去公請于朝至則受之民以爲便七曰運舟之回恐有所掠買不法之物樞密差官兼察之比舟出海口搜閱者因爲奸利雖無所有猶誣執榜掠空其囊篋多不能歸公請禁止之八曰海運之舟衆數十萬薪爨之用取諸水濱道經河間監司率以鹽草爲辭而



執掠之無所得。舉公請正鹽草之界，得取其短小於鉤斷之外，不預鹽草者九。曰：運舟冒險以出，常賴禱祠以安人心。若所謂天妃海神水仙等祠，九十餘處。朝廷給牲牢醮祭之費，歲爲中統鈔百定，而實不給也。公請假官本千封以貸人，收子錢以供其事。罷官給之費，而歲事豐，備舟行以成山爲望，常苦霧起不見，而冒行以敗。公請立置成山祠以禱。朝廷從之。十曰：舟至直沽則京師之人爲肆沽賣官收其課甚夥，後以爭鬪絕舟人之登岸，而公私大失其利。公爲嚴約束，聽民得飲食于市，而各鬪者悉與有司辨，直曲立斷之。凡此者皆海運之要務也。故洛書之使觀者有攷焉，有失刺朱丁者與公常同爲千戶，公以都萬戶至京師，而其人尤舊職也。公白于朝堂曰：其宦者知斯人之才能而久於其職，可念也。薦以自代，時宰然之，而公以懷遠大將軍爲郴州路達魯

花赤矣。秩滿改除昭毅大將軍，平江路達魯花赤。公任海漕官於平江之日，久周知其民事，達於利害，情偽之故，其民望之而公亦期有以自見，而遽以即世，不亦惜哉。嗟夫海運之實京師，祖宗萬世之長策也。然而東南之民力竭焉，類歲浙西水旱廩不充，數江淮上流三省數十郡州縣之吏斗升之民，終歲動動越江歷湖以助其不足，而爭鬪勿戢，又有深可慮者，則有大夫君子之所不能忘其憂者也。保童之治崇仁官，不十日即以轉輸在行，至集慶水洋率民舟以待，而海人頗橫不測，或見保童於沙際而識之，驚曰：此吾萬戶之子也。相率羅拜，更相告而衛之，而所部得無失。然則公之遺愛在人可知矣。而其用不大究於時，惜哉。公之夫人朱氏、周氏皆封陳墓夫人，子九人，長哈刺承事郎、兗州路同知脫脫木兒、東平等，廼民戶總管元童、承直郎平江路夏州縣達魯花



赤別恬木未仕保童承直郎撫州路崇仁縣達魯花赤乃蠻  
歹早世和尚安童趙安皆未仕女五人孫男二十人女十一  
人銘曰 皇有中州東多奧區維鄆之城沛其來居自公之  
先克順克類起家明威以貳東帥侃侃樵侯政在刻詞有子  
五人出剽各宜公實孝友亦有九子身服官政職勞不弛淮  
江越閩皆長其民練習既優百爲是親相彼東南稼穡豐茂  
京坻有容歲廣其受航海以東千萬其儲九涉鯨波無少不  
虞去之幾年人見其子泣涕感慕是孰之使長洲告能崇仁  
公嚴先世其家斯人來瞻俾書貞珉以告來裔太常徵焉行  
錫節惠

元故累贈集賢直學士亞中大夫追封魏郡侯張  
公神道碑銘有序

宜春太守張熙祖告於前太史虞集曰昔先君棄孤子於延  
祐己未十一月二十七日年六十有八官爲大夫階奉訓爵  
爲男所封縣曰玉山勲曰飛騎尉明年二月壬申葬諸信州  
路貴溪縣長山之里其鄉也子爲我志而銘之既納諸幽矣  
後々々年爲々々年蒙恩奉被

制書位爲大夫階亞中直集賢爲學士爵爲侯所封曰魏郡  
先世之賜履也勲爲輕車都尉階二品於法當樹表於神道  
子爲我序而文之以刻諸石集與宜春有同朝之好不敢辭  
其序曰

世祖皇帝克有江南故開府儀同三司特進上卿知集賢院  
事贈輔成贊化保運神德真君張公留孫以老子之道日見  
尊禮非有宿衛之勞而常在帷幄非有輔相之位而常與  
國論有賓師之貴而無職守之責居富貴之極而不易慈儉  
之素歷仕累朝垂四十年爲 朝廷宮掖中外所尊敬於是



贈曾祖宏綱集賢大學士光祿大夫柱國魏國公謚安惠祖粹夫金紫光祿大夫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康穆父九德太中大夫同知江東道宣慰司事累贈開府儀同三司大司徒上柱國魏國公謚文簡官位勲爵皆一品推封自開府矣開府有第二人公其季也諱廣孫字師成當開府盛時

天子卜相則問焉名皇子則問焉大臣進退則問焉高爵無仕其所推薦者言無不酬布在中外郡侯於此時引道家之言以大盛爲忌退然守朴利欲之念不萌於胸中而開府曰不可使魏國世家無傳以報國之厚恩也乃以其子熙祖見成宗皇帝於便殿得備宿衛未幾丞利用監司直於翰林參中政院事而公有王山之封矣丐外便養俸衢及澧進拜宣城守而有魏郡之封矣歷旣宜春三爲二千石皆有惠政而母魏郡太夫人以高年受康寧之養宗族親戚鄉黨稱焉有

子三人孫五人伐石爲表於公墓則某年某月某日也其銘

詩曰

昔韓文成韓相之孫惟幄運籌身退名存歆拜太守太山之側徙由河南清河是宅聞望之隆著於清河本支扶疎子孫衆多文瓘相唐表著于史有孫刺杭來南之始其後散處于饒于歙盱之石笥大族之別上際潯潏貴溪之原衣冠蟬聯歷宋至元世有令德亦或爲士隱不至伏顯不至異乃生安惠抱道隱居太山高原福慶之儲肆及康穆源深本固積而未發匪躬之故惟文簡公德懋以淳懇欵鄉黨渾渾里門開府在朝

天子有錫起家別駕以佐邦國于藩于宣政成無言乃開魏國三世以傳開府真君名動海宇道德之言治化攸郡侯退焉林立嘉德孔脩不競不速觀稼于田觀學于塾禮



讓是教弟子是淑孰飢我食孰危我安桑梓敬恭非禮弗干  
駟馬高蓋過者必式封君之間歷世所積四世三公繼之侯  
封太守之賢進德尚豐崑山之珉既堅既白其爵屢書繼此  
有刻長山之原其來舒舒松栢蒼蒼繫德之符





